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五一五回 歷險路兄妹相逢 述下情父女覲面

卻說張煥見了張桂蘭的刀法，不禁詫異道：「你為何也知這刀法？莫非與咱是一門傳授麼？」桂蘭見他問這刀法，不知他果懷何意，乃道：「汝問俺的刀法，且在這樹林前站穩，咱乃鳳凰嶺張七的女兒、黃天霸的妻子張桂蘭是也！自幼跟隨父親不知殺敗多少英雄好漢，豈懼你這毛賊？」話猶未了，只見張煥將兩柄錘向遠的摔去，雙膝跪在塵埃，高聲叫道：「咱乃是疲鬼張五的兒子，自幼父亡，故多蒙叔叔憐愛，教養兼施。只因咱不肯向上，到了□一歲時節，私下便逃下山去，仗著這兩手拳棒，東奔西蕩，萍蹤無定，一提及雙淚無乾。現在得遇阿妹，豈非天作之緣？今日冒犯虎威，還要阿妹寬恕！」桂蘭想了一會道：「且將汝名說來，便知真假。」張煥聽了笑道：「父母隨意命名，叫了『黑頭陀』三字，不知是與不是？」桂蘭也就笑道：「此真乃咱的五哥了！」桂蘭見是自己的哥哥，不禁帶淚言道：「兄長有所不知，俺們骨肉相逢，理當稍敘哀曲，只因汝妹丈現在沂州遭了強人毒手，立等消除萬毒丸前去解救。

因此與這妹子披星戴月，一路而來，以便到鳳凰嶺求父親前往沂州，救丈夫性命。丈夫危在旦夕，此去瑯琊山，尚有許多時日，萬不能再有耽擱了。」張煥道：「愚兄久欲上嶺拜見叔父，追念前事，無顏相見。今日得遇賢妹，何不趁此同行？若可效勞，應助一臂。」桂蘭見他如此言語，也就認做兄妹，請他在前開路；放馬而行，直向前跑。

過了兩日，這日到下午時分，已離鳳凰嶺不遠，桂蘭開言說道：「哥哥且緩一步，待愚妹上山通報。」說著下馬，拔出刀，上了山坡，早有個嘍兵對面而至。桂蘭上前問道：「孩子住了，咱們老爺子可在山上？」嘍兵抬頭一看，見是桂蘭前來，登時笑答道：「姑奶奶從何到此？咱們老爺子正在山上，你老但上山便了。」桂蘭只得邁步上前，過了山寨，再向西望，與從前的景象大不相同。當初這鳳凰嶺前一帶樹林，皆按著九曲三彎的埋伏，現在一片空地，改作田園，現出個歸隱的氣象。

當即領著素玉到了寨門，直向內而去。走了兩重廳屋，並不見有一人。素玉道：「老爺子倒會享福，你看這座高山，好一派氣概，得閒暇無事，飲酒釣魚，栽花種竹，也算得神仙境界了。

無怪大人兩次三番命他為官，還是不肯出山。」

兩人一時閒談，早到了東花園內，見許多孩子拿著魚竿，張七坐在石礮子上面，看著眾人釣魚。桂蘭不敢遽然上去，輕移蓮步，到了前面，正擬上前行禮，早被那幾個嘍兵看見，齊聲叫道：「老爺子，你昨日思念著姑奶奶，這不是桂姑娘回來了？」桂蘭見眾人喊叫，趁此便跪了下去，說道：「爹爹在上，女兒桂蘭這旁有禮。」張七轉身一看，果然是桂蘭前來，不覺大驚失色，連忙問道：「我兒權且起來，有話問汝。前聞天霸升任總兵，汝為何不在衙門？來此何干？」桂蘭道：「爹爹有所不知。只因瑯琊山王朗，造下高樓，盜取琥珀夜光杯，藏了皇家的寶物。因此施大人三打瑯琊山，未能將樓攻破。日前天霸與人傑復上山頭，中了齊星樓的埋伏，奄奄一息，困在沂州。

因此女兒求見爹爹拯救。」張七聽了，半晌言道：「這事非為父的推托。自從施大人命我為官，那時便矢志不移，回轉山頭，不問外事。天霸現雖緊要，但是窮富得失，聽之於天，即是汝此時前去，他若壽命短折，早已亡故；若是他命不該絕，為父不必前去，他也是救星。此去山東非一朝一夕，咱實不能前往。而且王朗的埋伏不知用的何物，俺不知道；即便前去，也不過空跑一趟，無濟於事。」桂蘭不等他說完，復又跪了下來，忙道：「爹爹膝下只有女兒一人，天霸辛苦半生，至今尚無子嗣，設若因此送了性命，女兒靠著何人？就是父親蓋世英雄，親生的女婿死在惡人之手，知道的說爹爹高尚，不知道的反道是欺善怕惡，徒有虛名，為人唾罵。若能救了他性命，皇天保佑，生下孩兒，兩姓兼祧，接了爹爹的後代，香煙接續，歷代流傳，豈不是受享不盡。爹爹若不去，反貪一時快樂，誤我終身，夫若有差池，女兒這性命也就不要了！」說罷，跪在地下，只是痛哭。

郝素玉在旁說道：「老爺子，你也太高尚了。功名不就，尚可算隱士；女婿不救，豈非是個惡人？俺姐姐又無一男二女，設若天霸送命，你老也為人唾罵。而且施大人盛意殷殷，致書勸駕，此時不去，豈不負他的來意！便是江湖上好漢，綠林中豪傑，也要在旁議論呢！」說著，便在身邊，取出施公的來信。

張七拆開觀看了一回，乃道：「飛雲子既是知道這消除萬毒丸，當時何不給他服下，此去沂州偌遠的路程，為父的何能得去？」

而且這丸藥早經用盡，非修合半年不能成，叫俺一時從何置辦？」

桂蘭道：「爹爹不必推辭，若無丸藥，那末藥便無用麼？女兒千里而來，幾乎送了性命，非遇著咱的哥哥，已在半途傷命；爹爹竟不看這情面，女兒又尚有何望麼？」說罷，大哭連天，站起身來，便想尋個自盡。早被郝素玉一把揪住，當時也跪了下去，苦苦的哀求。張七為她纏得無法，不禁長歎一聲，開言說道：「俺道是看破世情，一塵不染，在這山中做個隱士；誰知天不由人，出了這事，叫我怎生說法。也罷，且與汝前去一行。但是救活天霸，仍然獨自回山，所有瑯琊事件是不能過問的了。但是這一帶山林，下山之後，無人管理，為父怎放心得下？」桂蘭道：「孩兒已有言在先，路遇哥哥，便是五伯的兒子現在山前等候示下！」張七聽了此言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忙道：「莫非是黑頭陀張煥麼？」桂蘭道：「正是此人，爹爹且命人去呼喚。」當時便將如何遇見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張七一聞此言，卻是悲喜交集。悲的是，兄弟七人只留著自己孑然一身，無依無靠，回想起從前的光景，不覺如在夢中；喜的是，多年叔姪一旦相逢，百年之後，張氏門中，尚有這一後代。有此兩層，以致悲喜不定。

當時張煥早走了進來，向著張七磕下頭去，嘴裡一面說道：「不孝的孩兒自幼遠離，不知家事，父母亡故，渺不知期，生不能侍養於前，死不能成哀於後，撫衷自問，不能為人。平日專侍這兩個拳頭，為非作歹，回思昔日，玷辱門庭；今日得見尊顏，求叔父開一線之恩，收留教訓，便此改邪歸正了。」說罷，匍匐台前，放聲大哭。常言道：「一息尚存，皆可為善；回頭是岸，福德在人。」張煥是個殺人放火的朋友，想到父母身上，也不住流下淚來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